

世界文化名人散文精品

书话与序跋

贵州人民出版社

RENSANWENJINGPIN

书
话
与
序
跋

贵州人民出版社

人 散 文 精 品

世界文化名人散文精品

书话与序跋

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孟志钢

装帧设计:张炳德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60 千字

印张:13

版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2 月第 1 次

印数:1—5500 册

书号:ISBN7—221—04143—1/I·968

定价:19.80 元

目 录

[法] 蒙田	论书····· (1)
[法] 蒙田	我的书房 ····· (19)
[英] 培根	论求知 ····· (21)
[英] 戴登	《寓言》序 ····· (23)
[英] 约瑟夫·艾狄生	《旁观者》及其宗旨 ····· (26)
[英] 菲尔丁	菜单 ····· (30)
[英] 塞缪尔·约翰逊	《英语大辞典》自序 ····· (33)
[法] 卢梭	读书与著书 ····· (39)
[英] 查尔斯·兰姆	读书漫谈 ····· (45)
[英] 沃尔特·佩斯	查尔斯·兰姆····· (53)
[美] 华盛顿·欧文	著书之秘 ····· (67)
[美] 华盛顿·欧文	作者自叙 ····· (76)
[德] 叔本华	论读书 ····· (80)
[法] 米什莱	我的书 ····· (87)
[法] 雨果	《光与影集》序 ····· (91)
[法] 雨果	序言九章 ····· (97)
[俄] 赫尔岑	《格里布尔奇遇》序言····· (117)
[美] 梭罗	阅读····· (120)

〔俄〕屠格涅夫	关于《父与子》·····	(130)
〔英〕约翰·拉斯金	谈书·····	(141)
〔俄〕列·托尔斯泰	为什么人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 ·····	(145)
〔俄〕杜勃罗留波夫	威·别林斯基的全集 ·····	(165)
〔英〕华尔特·斐德	布朗·····	(168)
〔德〕尼采	《苏鲁支语录》前言·····	(171)
〔法〕弗朗索瓦兹	阅读·····	(186)
〔英〕斯蒂文森	《内陆航行记》初版序·····	(195)
〔英〕小泉八云	谈阅读·····	(197)
〔古巴〕何塞·马蒂	尼亚加拉河的诗·····	(210)
〔英〕乔治·吉辛	我的藏书·····	(231)
〔英〕洛·皮·史密斯	天外之音·····	(237)
〔法〕罗曼·罗兰	《贝多芬传》序·····	(244)
〔法〕阿兰	读书之乐·····	(247)
〔印度〕泰戈尔	图书馆·····	(252)
〔苏〕高尔基	我的写作和读书生活·····	(254)
〔苏〕高尔基	《老橡树之歌》，等等 ·····	(260)
〔加拿大〕里柯克	售书窍门·····	(278)
〔日〕柳田国男	爱书之道·····	(286)
〔日〕岛崎藤村	三部长篇小说诞生记·····	(293)
〔英〕玛丽·卡·司托 泼	《结婚的爱》自序·····	(299)
〔英〕弗·伍尔芙	读书的时光·····	(302)
〔英〕弗·伍尔芙	怎样读书？·····	(309)
〔英〕弗·伍尔芙	《简爱》与《呼啸山庄》·····	(321)
〔法〕莫洛亚	书卷长留伴一生·····	(329)

[英] D·H·劳伦斯	书籍····· (334)
[埃及] 阿巴斯·马 哈茂德·阿卡 德	我为什么喜欢读书····· (340)
[阿根廷] 博尔赫斯	书····· (344)
[法] 让·凯罗尔	阅读和人物····· (354)
[美] 理查德·莱特	书的发现····· (362)
[英] 托马斯·伯克	时间、地点与书 ····· (373)
[英] 威·休·奥登	论读书····· (376)
[苏] 斯米尔诺夫· 索科尔斯基	读书·藏书 ····· (380)
[美] 房龙	《宽容》序····· (386)
[美] 克利斯朵夫· 里克斯	从 A 到 B 九年 ····· (392)
[苏] 格拉宁	父女之间····· (396)
[日] 鹤见祐辅	徒然的笃学····· (408)

论 书

〔法〕蒙 田

毋庸讳言，我经常言及那些领域中精明的并拥有更多真理的大师们所论及的事物。我这样做，不是受我所获得的知识的驱使，而是我天赋能力使然。如果某人说我无知，他不会有什么胜于我的优势，因为对于我的推理几乎是很难回答的。当我对他们来讲是难以解答的时候，我就决不可能使他们感到满意。这其中的原委还是让那些追求知识的人去探究吧。对我而言，无物能为我之禁区。我所热衷的不是向他人转达关于事物的知识，而仅仅是关于我自身的见解。或许，有那么一天，我能具备某些客观的知识，或许在过去，我曾经占有了某些客观的知识，那也只是对某物予以阐释时偶然附带的。它们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逝了。诚然，我也读过一些书籍，但我不曾将它们窃为己有。

为此，我所谈及的仅仅是我当下的知识，而不能提供任何业已确定的知识。人们不必执著于物本身，只消悉心于我所赋予的意义就是了。至于我所选择的方式是否正确，能否阐明我所借来的这一题目，还是让别人来评判好了。我倒希望有人能够说出我自己所未能说出的东西，这样可以补救时而因我语言贫乏，时而因我缺乏了解所造成的不足。我并不重视我所借鉴的东西的数量，我要衡量的是它们的价值。倘若我希望它们可以因增加数量而变得珍贵，我本可以再加上两倍。不过，它们确已够了。单就名字而论，它们就颇为闻名且又古老。况且，这些东西的作者已经自己阐明了他们的见解，无需我来代劳。

需要说明的是，凡涉及论据和移入本文的概念的地方，我有时不得不有意回避材料来源，为的是制止那些鲁莽的评论家草率行事。正是那些评论家，习惯于抓住每一部作品，特别是抓住那些尚生存于世的作家的新作。他们的评论，用语粗俗，摆出一副凡人皆可评论的架势；似乎唯其如是，方能证明他们的想象和构思也是通俗的。倘若可能的话，我倒愿意改头换面，借助普鲁塔克^①和塞内加^②来乔装打扮。为掩饰我自身的缺欠，我需要利用这此伟人的美德。但我由衷地欢迎有人能够剥下我的“羽毛”；只是，他们应当根据明确的判断，即是说，应当从甄别古代语言所具有的豪放和婉约的意义上，除去我的伪装。我的记忆诚然不佳，经常分辨不清材料的出处；但凭藉我自身的能力，我自信，在我的土壤上，生长出的只能是我所种下的花朵，就其价值而言，也无法同别人的果实相提并论。

倘若我使自身陷入困境，或者说，我的推论中存在着某种空洞而荒谬的东西，却不曾为我所觉察抑或为我视而不见，那么我必须要对此作一说明。我们经常忽略错误，如有人已给我们指出而我们仍熟视无睹，这就是判断力低下的证明。没有判断，我们可以占有知识和真理；没有知识和真理，我们也可以作出判断。认识人的无知，的确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最可靠的判断的一种表现。我在创作中，从不挖空心思，只是顺其自然。某些想法一闯入我的脑海，我就使其累积起来。它们时而如潮水般涌来，时而如涓涓细流缓缓而至。即使我已经偏离了

① 普鲁塔克（公元46~119）：希腊史学家，传记作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

② 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学术界的领袖人物。

轨道，我也仍要他人看到我自身的发展过程。我只走我自己的路。顺便说一下，这些当然不是关于无知抑或关于随意漫谈之间孰是孰非的问题。

诚然，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完美地领悟事物；但我不希望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我的目的是愉快地安度余生，而不是疲于奔命。没有什么东西能令我煞费心思，即使它是最可宝贵的知识。

读书，我只寻求那些能够令人愉快且又朴实无华的篇章；学习，我只学习这样的知识：它能够告诉我，我当如何认识我自身；我当如何对待生和死。

这正是我的马竭力趋向之鹄^①

当我在读书中遇到某些费解的地方时，我从不一味冥思苦想；倘我尝试一二次后仍不得要领，我就把它甩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死啃它们，无异于浪费我的精力和时间。我的思维机器只在初始时才敏捷活跃，而那些不能令我当下观注到的东西，不能靠持久来解决。没有灵感，我的思维就会枯竭。过分地执著于某物，只会使大脑疲惫不堪、陷入混乱，我的眼睛也会变得模糊不清。我必须把注意力暂时移开，而后再回过头来不断地看看。一如我们在看一件耀眼的红色衣服时，总是先把视觉稍稍移开，然后再不断地瞥上几眼。倘若某书使我感到厌倦，我就丢开它去读另一本，只是在我无所事事时，我才再去问津那本曾使我厌倦的书。我很少拜读现代作品，对我来说，古典作品更富有魅力和活力。我并不是指读希腊文作品，

^① 普洛佩提乌斯IV，i，70。

因为我的理性对我所具备的这门语言知识是不满意的。

在某些纯粹的娱乐性作品中（这类作品都很时髦），诸如卜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作品，还有约翰那斯·塞库达斯的《吻》（假如它们都能置于同一名下的话），我发现，闲暇时读一读还是值得的。而像《阿马迪斯》^① 以及诸如此类作品，从不曾引起我的兴趣，即使是在我的孩提时代。甚至，容我冒昧而言，就是亚里士多德或杰出的奥维德^② 的作品，也无法唤起我这颗衰老的心了。奥维德的写作技巧和创新精神曾使我感慨不已，可现在却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

我无所顾忌地直言我对万物诸事的见解，这或许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不过，我并不想使自己充当一名审判官。我之言及它们，仅仅是表明我的看法，而不是为这些事物来立法。当我对柏拉图的 Axiocbus^③ 感到厌烦时，我就陷入了困惑：如此孱弱无力的作品竟会出自这样的巨匠之手？我不能不怀疑我自身所作出的判断。因为我尚未蠢到反对如此众多的先知们的权威，我把他们一直敬为先生和大师。我倒希望，只是我的判断错了。我的判断应当指摘和谴责它自身。因为它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层。而不深入其内部洞悉它的奥秘；因为它以虚假的观点来曲解事物。倘它能在混乱和迷茫中保护自身，它就应当知足了。我的判断对自己的虚弱供认不讳。它承认，它正在做的就像是对摆在它面前的一幅画进行诠释，其结果往往是牵强而不完善的。伊索的大多数寓言都有多种寓意和解释，那些试

① 阿马迪斯，是一部骑士散文传奇中的英雄。该作品从13世纪后期就开始广为流传。

②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③ 这是出于他人之手的伪作。在蒙田所处的时代，这部作品的真伪已得到甄别。蒙田可能了解这一情况。

图对它的象意义详加阐释的人，往往只选择了与这个寓言相一致的方面。但一般来讲，这一方面恰恰是最肤浅、最表层的一面；更为基本的深层方面，是他们无力企及的。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我。

但是，追溯我的道路，我始终认为，维吉尔^①、卢克莱修^②、卡图卢斯^③、贺拉斯^④的诗歌是第一流的；我尤为欣赏维吉尔的《农事诗》^⑤，这部作品堪称所有诗歌中最完美的。若是以它和《埃涅阿斯纪》^⑥相比，人们就不难发现，倘若维吉尔还有时间的话，他还可以对《埃涅阿斯纪》的某些段落做进一步的润色。我认为，这部作品的第五卷是最完美的。卢卡^⑦也使我着迷，他的作品总是令人愉快。这倒不在于他的那种写作风格，而是因为他的作品中蕴藏的内在价值，以及他的看法和判断的真实性。至于那个善良的老塞伦提乌斯^⑧，正是他使得优美典雅的拉丁语人格化了。他对精神活动方式和事物状态的描述，业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常常使我惊叹不已。对我们来说，至今仍有极高的价值。在我行进的每一转折关头，我都要向他请教。我愈是迷恋于他的著作，愈是能更多地发现他所具有的新的魅力。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②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3～约前50）：古罗马哲学家，诗人。

③ 卡图卢斯（公元前87～前45）：古罗马诗人。

④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⑤ 《农事诗》是维吉尔于公元前36—前29年在坎帕尼亚创作的六韵步说教诗，共2188行，分4卷。

⑥ 《埃涅阿斯纪》是维吉尔最后一部杰作。这部长诗在作者逝世后才发表，因此作者未来得及整理和修改。

⑦ 卢卡（39～65）：西班牙诗人，老塞内加之孙，著有《内战记》。

⑧ 泰伦提乌斯（公元前186/185～前161）：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

倘若把维吉尔比作卢克莱修，那些与维吉尔同时代的人就会抗议。我也认为，这种比较实际上有欠公允。但当我为卢克莱修的优美作品所吸引时，我的这一信念又动摇了。倘罗马人厌恶这种比较，那么他们对今天那些把亚里士多德同维吉尔摆在同等位置上的愚蠢作法，又该做如是观？而亚里士多德本人又会做出何种表示呢？

啊！多么乏味而又无知的年代。^①

我认为，较之那些反对把卢克莱修和维吉尔相提并论的人来说，古人有更充分的理由反对那些把普劳图斯^②同泰伦提乌斯相提并论的人。泰伦提乌斯更为时人所敬重。在罗马，他受到高度评价，他的话经常为西塞罗^③——罗马雄辩家之父所引证。他所获得的殊荣是无与伦比的。他还是被罗马诗人中的首席评论家所认可的戏剧家。

时下那些打算从事喜剧创作的人（包括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他们一直相当成功），往往剽窃泰伦提乌斯或普劳图斯的作品。这使我深感震惊。在他们的一部作品中，或者有从泰伦提乌斯和普劳图斯那里抽出的三四个情节，或者有从卜伽丘那里觅得的五六个故事。他们为什么要借助他人的材料来增加自身的份量呢？因为他们缺乏自信，对天赋能力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缺乏魅力，不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他们需要一个靠山

① 卡图卢斯，XI，iii，8。

② 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前187）：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

③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他作为罗马最杰出的雄辩家而名垂青史。

来支撑自身，把希望寄托在移入的这个情节上来博得我们的青睐。对泰伦提乌斯来说，问题恰恰相反：他以其典雅而优美的风格吸引了我们：无论在哪儿，他都令人愉悦，我们已无暇顾及他的情节了：

恰似清泉流水^①

正是他自身的魅力征服了我们，我们如痴如醉，忘却了那些情节。

循着同样的思绪，我还可以飘向更远的地方。据我的观察，某些优秀的古代诗歌，不但没有那种傲岸而怪异的西班牙式和彼特拉克^②式的做作，也没有那种充塞于后世诗文中的过于缠绵、压抑的情感。一个好的评论家是不会为古代作品中没有这类情调而感到遗憾的，同样，一个好的评论家肯定会更羡慕卡图卢斯那练达而流畅的警句，而不会更欣赏马提亚尔^③的突兀和刺激性。这或许是我以往对他有点失望的缘由。马提亚尔只注意他自己，“他无需劳费心机，一切都由他的主题代劳了”。

这些早期作家，无需驱策自身来衡量自己的影响。他们也不用取悦自己，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所嘲弄的对象。后来的作家，却别无选择。他们缺少机智，需要付出更多的气力；他们只能骑在马背上，因为他们双腿无力。这种现象在舞会上同样可以看到。那些低能之辈却开办学习舞蹈之塾，他们想用

① 卡图卢斯，XI，iii，8。

② 彼特拉克（1304～1374）：佛罗伦萨学者，诗人，人文主义者。

③ 马提亚尔（约38/41～约104）：罗马著名铭辞作家。

危险的跳跃，奇异的杂耍动作来赢得我们的喝采。因为他们不能效仿那些高雅的舞姿。这是个窍门。女士们发现，在这种需要拼命扭动身躯的舞蹈中，他们更容易出风头；而在那种宫廷式的舞蹈中，她们需要保持端庄和得体，只能挪动着自然的舞步。

我曾见到过许多优秀的丑角演员。他们衣着相貌都很平常，但是，他们所奉献的艺术却使我们得到全身心的娱乐。而那些未经过良好训练的初学者，为了观众的一笑，却不得不涂上白脸，穿上丑服，陪上种种鬼脸，作出各种夸张的手势。倘能比较一下《埃涅阿斯纪》和《疯狂的罗兰》^①，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持我的论点。《埃涅阿斯纪》犹如有一对敏捷的翅膀，强健而平稳地飞向它的目标。《疯狂的罗兰》，就似有一对颤栗不止的翅膀，时而从这个故事蹦到那个故事，时而从这一段跳到那一段。除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它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翼，在每一处都要停下来，总是担心自己会力竭而落。

他无意于远飞^②

就我读到的其他读物来说，多为寓娱乐和教益于一身的作品，诸如普鲁塔克（他的书已被译为法文）、塞内加的作品。这类作品使我学到调整情绪和培养性格的知识。普鲁塔克和塞内加的风格也很适于我的性格。他们把我所需要的知识，以一种简练的随笔形式表达出来，使你无需花费更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也是我最不擅长的）。我认为，像普鲁塔克的某些份量不大

① 《疯狂的罗兰》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阿里奥斯托所著的浪漫主义史诗。

② 维吉尔《农事诗》，IV，194。

的作品和塞内加的《随笔》，都是极上乘的作品，令人获益匪浅。当我读它们时，无需凝神专注；当我无暇顾及时，又不妨先把它放在一边。因为它们的篇章之间的联系，本来就是松散的。

这两位作家所持的见解（指在他们的真实性和有益性方面）大致相仿，而且，两个人的遭遇也惊人地相似。命运几乎在同一时刻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来。作为罗马皇帝的老师，他们都来自异邦他国，都是权势显赫的豪富，他们的训示乃是哲学之精华，更兼有明快练达的风范。普鲁塔克以完备而严谨见长；塞内加则丰富多样而富于变化。为抵御懦弱、恐惧和异端邪念，塞内加竭诚修炼自身美德；而普鲁塔克并不看重这些，不屑于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或把自己置于它们的监护之下。因此，他的想法更近于柏拉图式的或禁欲的，较为适合于一种文明社会。塞内加的想法，更接近于斯多葛派^①或伊壁鸠鲁派^②。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不过，我倒是以为塞内加的想法更适合于个人，而且又比较牢靠。他的作品似乎表现出对皇帝暴政的屈从；可我敢断言，当他指责凯撒大开杀戒时，他肯定会受到威胁，他的某些判断也是违心的，普鲁塔克就用不着为什么事物负责。塞内加机智而风趣，普鲁塔克深刻而固执。普鲁塔克启迪我们的理性，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满足的裨益；塞内加更多地诉诸感性，以激励和刺激我们的欲望。

这里我还要谈一下西塞罗。我从他的著作中蒙受教益最大

① 斯多葛派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兴盛的一派思想，提倡一种以心灵平静和坚信道德价值为特点的行为方式。罗马时期，塞内加也是斯多葛派的重要代表。——译者注

② 伊壁鸠鲁派是伊壁鸠鲁所创的一派。这一派主张快乐、友谊和隐居的行为方式。——译者注

的是他的丰富的哲学理论，特别是道德学说。但是，对于他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写作风格，我委实不敢恭维，承认这个事实是需要有勇气的（只此一次，我跨越了懦弱的障碍，摆脱了所有束缚）。西塞罗的著作，往往被那些导言、定义、分类和语源学等内容占去大部分篇幅，而他的点睛之笔和传神之处，却被淹没在这些冗长的论述中。倘花费一个小时来读他的著作（这在我就算够长的了），我究竟能从中得到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一般地说，除了读一些空洞的议论外，别无所获。因为他还未来得及阐述他的观点、论据，抑或谈到那些我所关心的问题。我之读书，并非是为了博学多识、能言善辩，仅仅为使自已更聪明一些。那种逻辑的或亚里士多德式的论证方法，与我毫无补益。或许，直接从他的结论读起，我还能喜欢上他。不用说，我当然懂得死亡和快乐意味着什么，无需把时间浪费在对其烦琐论证上。我想一开始就能寻找到那些正当而充分的理由，即那些能够帮助我驾驭死亡和快乐的理由。在这里，任何文法上的精巧或者表达上的机智，都是无济于事的。我喜欢直截了当，针对令人困惑的中心对话；而西塞罗的著作却总是蜻蜓点水般地回避问题。他这一套，或许在学校、酒吧间、讲坛上还行得通。因为在那种场合下，我们就是打一刻钟盹，仍不会失去正在讨论的主题线索。西塞罗的论证方式对那些想不择手段说服法官的人是有效的；这也适用于说服孩子或普通人，对他们说话必须面面俱到，这样将会在某一处说到点子上。我不想让什么人花费他的时间来引起我的注意；我更不想让什么人冲我没完没了地嚷嚷：“你听听！听听！”这就像一个放牧人对待牲口那样。罗马人在他们做弥撒时说：“做这个”，（Do this）一如我们经常说：“请留心。”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废话。我出门时已准备停当，我无需诱惑，我能吃未熟的肉，用那些

准备和前奏来刺激我的胃口，只会使我觉得厌烦和乏味。我甚至认为，柏拉图的对话也单调乏味，它的意义已为过多的论争所窒息；我的岁数会允许我这褻渎神灵的冒昧吗？人们有那么多可贵的事情去谈，却把时间耗在冗长而无用的争论上，我为之感到悲哀会得到原谅吗？或许，这是我们无知，那倒可作为我的最好借口。我之感到乏味，概由于我没有领悟到他的语言的魅力。但是，我喜欢的书，只是那些能给我以知识的书，而不是那些空洞无味的书。

诸如普鲁塔克、塞内加和普林尼^①这类作家，就已摆脱了那种“做这个”的刻板说教；他们为那些抱有诚意的读者著书，即使他们也说“做这个”，那也是带有其自身特点的真实的说教。

我还喜欢读《致爱蒂卡斯的信》。这不仅因它含有大量关于历史和西塞罗时代的事件的知识，而且，也能从发现它所特有的幽默中得到满足。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我对作家有一种特殊的好奇感，总想了解他们关于灵与肉的见解。从他们那些问鼎世界的力作中，我们的确可以判断他们的天才。但这还不是他们的全部性格，也不是他们本身。我曾一再为布鲁图^②那部关于美德的书未能传世感到惋惜；不然的话，能从精于此道的人那里汲取知识该多好啊！但是，论道不等于论道者。倘我能在普鲁塔克的书中遇到布鲁图，那就如同我拜读布鲁图的书一样。我更愿意听布鲁图和他的朋友私下交谈的对话，倘我能

① 普林尼（61/62～约113）：罗马作家，行政官。死后留下一批富有文学魅力的信札。

② 布鲁图（公元前85～前42）：罗马政治家，斯多葛派学者，写过许多哲学论文和文学作品，均已佚失。只有他同西塞罗相互通信的《书信集》中的两卷留存至今。